话分两头，且说陶时那日在街上，撞见那长沙都督的车驾，排场可真是极大，前有舞女翩跹，又有衙吏操刀列行，车辕如满月，大马若蛟龙，四角垂锦穗，中顶立飞鸾。钟鼓唢喇，笙箫作曲，久远不绝。那在前开道的，应是些衣冠禽兽的流氓地痞，逢拦路者，就是一翻毒打，不待人让步。这不，只见前文弱书生，怕是没来得及躲闪，拌倒在前，那几个开路的上前就是一顿痛打，左一拳，又一脚，打得那书生嘴角流血，嗷嗷大叫。贾辰看不下去，生得满肚子的气，冲冠一怒，提起一小混混一甩，丢将到那歌舞堆中，吓得那些歌媛舞姬满地乱跑，场面一下子混乱不堪，乾光又是几下把戏，打得那些混混伏地呻吟。再扶起那一书生，说道，“同学，你且离开，这里交给我来应付。”  
  
“吾与你一纸为信，可去京畿投我舍弟，韩仲琬，其才十倍于我，又官拜直隶总督，尝多年为科举主考，拔人才无数，又门下多养异客，“冀州呼保义，河北小孟尝”说的就是他了，尔这一去，非但能看看京城风气人文，以汝之才，还可谋个几等职位，一展腹中经纶，如何？”  
辰揖而谢曰，“某以刺都督之故，湖南之地尽不可容身，今老师为介，既可得寓某之所，又能逢施鄙才之地，实属晚生之幸也，且某自穷困出乡关，孤身入长沙之地，既无期功之亲，又无交深之朋，可谓是潦倒极也，而老师不以生无才无德，使学于弘文馆，结才俊之友，畅经世之学，此生足矣，岂有回绝之理，然某惭一者无以报师者之大恩，二者，卑身却已开了情窦，钟情于令嫒矣，此去更不知何时再见，又不敢受天涯相思之苦，此所以多日困余也”，乃黯然神伤，作惆怅态，正是：  
一怀愁絮恨难说，柳带离离食不香。  
潘鬓消成闺女恨，敞眉颦断美人肠。  
大恩长痛无曾报，情语犹惜未尽言。  
肯若得时偿此愿，东门就义又何访？  
韩璟乃拍肩说道，“时儿切莫做不量之计，且吾女也早露钟情之意，况自幼随我习女之功德，定不会先负而嫁，尔且先暂避，但逢时日，在做计量，相见有时，莫因此徒陷于长沙小县。且某虽不大爵巨贾，但亦不曾有个罪过，我可保女儿无事。尔尽管走去，它事无虑。”时犹有顾虑，璟复言曰，“待明日唤来娉儿与众人，约与天盟，作至死不渝之誓，奈何？”时乃曰，“全听老师做主。”略改颜色，乃出，璟面无形态之目送。  
次日，只见暮霭沉沉，商风阵阵，正是放学之时，韩璟在学堂前说到，“待会儿同学且先留下，老师我招待之晚餐，夜里有事相告”，说罢，乃出，走得匆忙。四下同学皆面面相觑。  
同学皆栖于大堂，稍时，只闻老师在膳房喊到，“诸位同学，且来就席而餐”，于是同学纷纷跑到膳房，刚一打开膳房大门，只见海鲜山味，野果杂蔬，鲁泉黔酒，陈列于前。正是:  
香隐隐，气迂迂，闻远步驱驱。  
坛酿长沙水，碟煮武昌鱼。  
金枇杷，玉芙蕖，美酒不须沽。  
琉璃频传盏，琥珀倒钩壶。  
火烤鸡豚油淋沥，水蒸鳞鲤液沉浮。  
沃菜雕瓜，汁如涎龙吐蜃；  
煮芹烧笋，雾似踏燕飞驹。  
众人乃惊讶，皆醉于美味佳肴之中，“咳咳咳”忽闻韩老先生提了提声音，道，“诸位同学，我院同学陶时，不畏强暴，除强扶弱，孤身刺昏官于州府之中，虽事不立，然则勇气堪夸，然总督敕令全城逮捕，以就所谓之正法，本于藏匿于书院之中，然陶生唯恐连累众人，自欲亡走北京，今夜，吾置宴以送之，一者叙师生同学之情，再者畅依依不舍之意。来，诸位且擎杯把盏，聊以情谊。”于是众人皆乃举杯，诉诉不绝。  
“我有一诗，且赠与乾光兄，望君多珍重。”一旁的袁招远说道，乃提起左手，捻杯摇头诵道，“  
去去不知期，杨花无限飞。  
知君留不住，城南草离离。  
迟步出辕门，骝骢时一嘶。  
三句说未绝，清酒复满杯。  
意恐将君醉，把盏久未酌。  
乃脱身上袍，拱手遗君行。  
朔方风雪夜，长坐说远人。  
不能随君去，衣袍当吾身。  
从此琴弦藏，待君乃为声。  
有约过夜半，灯花落为棋。  
更饮一杯酒，谁复聊不息？